



## 虞楼寄情

□陶 莹

在马鞍山东岭,矗立着一座“虞楼”,为清末状元,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张謇先生为纪念恩师翁同龢所建。翁同龢葬于长江对岸的常熟虞山白鸽峰山麓,登上小楼,虞山与之隔江相望,因而取名为“虞楼”。

1925年5月5日,春意正浓,已七十三岁高龄的张謇,沿着山间小路,拾级而上,来到坐落于半山的虞楼。这座小楼坐北朝南,高两层,砖木结构,东西两侧是平房,围墙围成院落。山门上刻着张謇题写的楹联:“山根拟改丹砂井,江上唯瞻白鸽峰。”那日,张謇怀揣对恩师的怀念之情留宿于此,并写下了著名的《宿虞楼》:“为瞻虞墓宿虞楼,江雾江风一片愁,看不分明听不得,月波流过岭东头。”南望长江,张謇陷入对往事的回忆,与恩师的悠悠往事,历历在目,涌上心头。

翁同龢是张謇的恩师和伯乐。早在吴长庆幕府中时,张謇就因才华出众,受到翁同龢的关注。1885年的顺天乡试前,张謇与翁同龢第一次见面,翁同龢亲往城东单牌楼文昌关庙看望借宿在那里的张謇。那次拜访让张謇出乎意料,备受鼓舞,翁同龢也对这位通州名士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。在主考翁同龢的赏识下,张謇高中“南元”,迈出了入仕途中的重要一步。1886年至1892年间,张謇先后四次赴京参加礼部会试,均名落孙山,翁同龢对张謇极表惋惜,有意挽留他在京师做官,被张謇婉言谢绝后,又以百金相赠,其爱才、惜才之心溢于言表。1894年,在恩科会试中,41岁的张謇高中状元,张謇和翁同龢的日记中均有描述:初试中六十名贡士,复试中第十名。翁同龢对张謇试卷的评语是:“文气甚古,字亦雅,非常手也。”翁同龢等阅卷大臣手捧试卷进入乾清宫西暖阁,逐一奏陈姓名,张謇为第一名,翁同龢介绍张謇:“江南名士,且孝子也。”光绪帝甚为高兴,“以一甲一名引见”。张謇终于登上了科举仕途上的巅峰,而这离不开翁同龢在光绪皇帝前的极力推荐。两人的情谊也得到进一步的升华。

张謇是翁同龢寄予厚望的门生和忘年之交。翁同龢与张謇政见一致,从翁同龢日记中可以看到,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,二人力主坚决抗击日本的侵略,维护国家的主权,张謇是翁同龢阵营中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。然而,风雨飘摇的清政府让他们的理想道路变得晦暗不明。1894年,张謇的父亲去世,他回家守孝3年,翁同龢在给张謇的信中流露出“此别不知何日相见”的惜别之情。1898年,翁同龢突然被光绪帝下令开缺回籍,张謇目睹恩师被罢黜,京城之中政治诡谲,忧愤之中也下定决心尽快离开北京,回通州继续忙于创建大生纱厂的事务。

患难之中见师生真情。在翁同龢回到常熟的七年中,张謇没有因为翁同龢被罢官而退避三舍,而是更加挂念这位师长。不仅写诗宽慰恩师,还时常给他送去生活用品,并多次到常熟看望翁同龢。翁同龢也关心和支持着张謇各项事业的发展,他为大生纱厂手书对联:“机机之发动乎天地,衣被所及遍我东南。”1904年6月30日,张謇来到常熟,看望病中的翁同龢,没想到,这竟是两人的最后一面。3日后,翁同龢与世长辞,张謇悲痛万分,赶去吊唁,得知翁同龢留有遗命——请张謇书写自拟的挽联,足以见得两人友谊之深厚。

1921年2月15日,张謇来到虞山脚下的翁同龢墓前,进行祭拜。之后,他登上虞山,远眺长江对岸的五山,看着烟雾缭绕中透出的点点深青色,不禁悲从中来。张謇的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,他要在五山上建一座小楼,可以登楼远眺虞山,以怀念翁同龢的风姿仪态。在虞楼的建造过程中,年近古稀的张謇多次前往现场进行督工,并留下“莲影夹桥穿沈墓,松风一岭上虞楼”“虞楼千树抱其足,问讯花开使相续”等诗句。1925年3月10日,虞楼落成,张謇得偿所愿。从此,虞楼不仅是张謇缅怀故人之所,也是他的心灵港湾。斯人已去,沧海桑田,虞楼院落渐近倾圮。在经过两次修缮和布置后,如今的虞楼重新焕发生机,成为南通五山景区中著名的人文景点,也是市民、游客休闲休憩之胜地。 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## 清 欢

□桑云梅

早前时候,身姿总为洪亮激劲而腾跃,眼眸总为绚烂瑰丽而牵引,心灵总为激情欢腾而激荡。却不曾想,今朝,像是饮了一杯清冽的原浆酒,心甘情愿为这如水的清欢微醉。

芒种时节的田野,直播稻田是永远的主角。撒下一层种、施上一层肥、洒了一层药、翻遍一层地,黝黑肥糯的泥土混杂着土黄细碎的麦秆,就等稻种早日孕育绿芽儿了。成片的玉米地已然一人多高,粗壮的根茎和绿油的长叶无端透着一股子喜庆。许是太过营养,根部张裂成十许根红爪子,瞿张地冒出地面。低矮小巧的棉花秧子趴在田垄之上,齐整地排成一行行列队,每行间隔出一米宽的间距,可以想象,不久就会长成大大壮壮的株株棉花。农田里,这里一根钉耙,那里一把锄头,甚至竖着一柄铁锹,想是村民大早忙完一阵农事,回去歇息了吧!

不远处,桑叶田田,远远看去,像是一片小树林。循她而去,齐整整的桑榆一般高低,精心整饬成采摘者伸手可触的高度。初夏之阳,肥美阔大的叶片泛浮起油油光泽,粗细间杂的纹路、矩齿形叶边,眼前立马浮现白白胖胖的蚕宝宝倚着叶边大快朵颐的画面。村民手指一片树荫,“来看看我家种的海棠和桂花吧!”原来是培植的近百株海棠和桂花树苗,都仅有大半人高,海棠周身是小小叶片,只头上顶着四五片红色叶子,探头探脑瞧着田野。别小瞧了这片小树苗,可是主人的宝贝,再过几年,指望着卖个好价钱呢!

银杏树们高低错落分散于田野各处角落,青绿色扇形叶片、圆锥形树冠自成美态,姿态翩翩、风姿绰约。被诩为植物王国“活化石”的水杉此地随处可见,极是寻常。只一群花喜鹊将她们当成宝贝,腾挪跳跃于上上下下大小枝权之间,是在玩相互追逐的游戏吗?静止时只肚子显白,飞跃起来双翅张开便成白黑间隔的花纹图案,真是名副其实的“花喜鹊”啊!她们撒着欢儿玩乐,嘴里不停歇地“喳喳喳”叫着,好像如此才能表达心中的畅快和乐意。或许,这才是原本的自然,散散乱乱、无需刻意,就能音画和谐、生态协调,一派天然意趣。

苇叶正青呢,芦苇青茂地挺立于沟渠之间,这儿一摊,那里几束。风儿拂来,清瘦高挑的芦苇随风摇摆,长条叶片轻轻摩擦出“簌簌”的声音。若你走近了,草丛中发出“唏嘘”之声,原来是惊动了几只小雏鸭。她们跳下水去,浮游水面,双蹼轻拨开满面的浮萍,找寻属于她们的快意。诧异之情还未收将回来,一叶小舟又翩然而至,只一人多宽,两头翘起,竹篙一点,轻灵飘荡于云水之间。轻舟过处,惊扰颤颤碧绿浮萍,也撩乱了安宁韵致。

只闻“咕咕咕”的鸽子声却不见其踪影,心下正奇怪着,一群鸽子已在头顶盘旋,霎时,又停留在农家长长的屋顶之上,她们是节奏大师,一同飞翔,一同起落。农家屋后枇杷树、柿子树和橘子树叶正绿着,串串红红黄黄的枇杷瞅着你笑,小柿子、小橘子青绿的小果子却正害羞不好意思见人。小羊圈里,羊妈妈带着三个小羊仔,黄灰色的头,白白的身体。小羊仔娃娃似的“啊!啊!啊!”声拖着长长尾音,脆脆的、嗲嗲的,很是动听。羊妈妈“咩咩咩”唤得浑厚似在回应。看主人过来,羊妈妈双腿扒上围栏表示欢迎,贪婪享用着主人送来的新鲜秆叶。一见我这个陌生人,立刻抬起头来,看着我,母羊两只犄角果敢地朝两边钩着,小羊仔耷拉两只又白又肥的大耳朵,她们专注地盯着我,满脸的认真慈悲相,搞得我都快不好意思。

想和你说,享受当世浮华迷离之华美时,也请偶尔回头,欣赏一下田园即景吧。因为,田园是我们永远的物质宝库和精神家园。有人说“清欢”是“清淡的欢愉”,是啊,“清欢”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清丽而美妙的“桃花源”。



夜色中的文化宫 袁 建 摄

## 致我亲爱的文化宫

□展 颜

每座城市,似乎都有一座文化宫,家乡南通也不例外。

在我的概念里,家乡文化宫涵括两处:一处是市劳动人民文化宫,一处是文化宫电影院。两处比邻而居,留给我许多温馨的记忆。

### 劳动人民文化宫

每次回家探亲,我都会去濠河边散散步。母亲住在任港路,我去濠河必定会经过南公园桥。走上南公园桥,停下脚步,立在桥上,面朝北,看一看劳动人民文化宫,这在我成了桥上的一个固定姿势。夜晚,文化宫的霓虹灯变幻出不同的色彩,欧式风格的建筑物往往成为镜头里的一景。

六岁之前,我家住在濠河畔,离劳动人民文化宫很近很近。那是一个四合院,每天早晨,父亲会领着我去文化宫里晨练。那里有很多的大树,很多的假山,父亲在一旁打太极拳,我就在玲珑的假山上爬来爬去,或者在粗粗的树干上荡来荡去。我童年时留下的黑白照片,很多都是以文化宫为背景的。

关于文化宫最深刻的冬天印象,来自春节期间的灯谜活动。小时候,每到春节,文化宫就会举办灯谜会。人山人海,满目张灯结彩,我在那里感受到尘世最初的烟火气息。我不擅猜灯谜,但我热衷参与灯谜活动,即便什么也猜不出来,单是仰起头看着五颜六色在风里飘荡的谜条,读读那些曲里拐弯又充满文化意味的谜面,就觉得有趣极了。

2018年元旦,我骑着车去文化宫电影院看电影。来早了,就去隔壁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里转悠一下。没想到,竟然遇到了一场久违的灯谜活动。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虽不及从前人多,竟也不少。这一回,我摩拳擦掌,能猜中一条谜语吗?也许是现在学问高了,也许恰好我关注的知识点是别人不太关注的,从来猜不中谜语的我,那天居然一连猜中了三条。一条谜面是“良辰美景已成陈年往事”,打陈奕迅歌曲;一条是“朝霞映红了山海”,打三字艺人;一条是“弱冠之年两相逢”,打电影名。我开开心心领到三样奖品:佳洁士牙膏、洁云纸巾、妙爽洗衣液,看完电影带给母亲,母亲赞道:“好实惠的奖品!”我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到灯谜奖,很高兴把这个“初次”留给了我亲爱的劳动人民文化宫。

关于文化宫最深刻的夏天印象,是歌舞升平的“濠滨夏夜”。二十多岁时,我住在虹桥新村。夏夜,常和姐姐一起骑车去文化宫围观“濠滨夏夜”纳凉晚会。我们通常会把车停在西寺路附近,先去西寺路小商品市场逛一圈,然后步行去文化宫挤在人堆里面看表演。晚会无外唱歌跳舞,但那时文娱活动少,热热闹闹的晚会还是很吸引人。听上几曲磁带里才能听到的歌,看上几出电视里才能看到的舞,还有演员们那些时髦的服装造型,也

是年轻女孩观赏模仿的重点。一如那个年代的露天电影,我所迷恋的,归根到底还是群聚的夏夜之欢。那露天的风,树上的蝉,嬉笑的脸,鼎沸的声响,如此遥远而清晰,仿佛一个美好的再也抓不着的梦。

### 文化宫电影院

辰安小时候是在唐闸镇长大的,父母是外地人,南通别无亲戚,所以他对我南通市区一直不太熟悉。高中毕业后去上海求学,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,如今提到南通城,他能叫出我的地名更加寥寥无几。不过每提到南通的电影院,他马上就能说到文化宫电影院。

初三那年的儿童节,学校包场电影,地点就在文化宫电影院。坐在我后排后座的是同班一个男同学。那天他吃了一盒冰淇淋,看到我走过来,就站起来恶作剧地把吃剩的盒子倒过来,滴了几滴冰淇淋的残汁在我的座位上。我无法落座,瞪了他几眼,他这才乖乖拿出手帕将座位擦拭干净。我忘记了那天放映的是什么电影,只记得影片中有一条清澈的小河,看到河水时,我想到了冰淇淋的残汁,这个镜头至今没有忘记。那个调皮的男生,就是辰安。

不是冤家不聚头。谁能想到,二十岁出头,我俩竟然恋爱了。有年寒假,我们相约着一起去看电影。辰安说还是去文化宫电影院吧。那一回,我们不再是前后排的座位,而是比邻而坐。那一回,辰安也不再是独自吃冰淇淋,而是买了一包蜜饯,我俩一起分享。那天,我们看的是林青霞和秦汉主演的《滚滚红尘》。后来,去卡拉OK飙歌时,我和辰安的保留曲目便是合唱一曲罗大佑的《滚滚红尘》。很高兴我和辰安的“初次”观影留给了我亲爱的文化宫电影院。

再后来,市里的电影院越开越多,就近原则,我很少去文化宫看电影了,取而代之的是去更俗剧院或者家附近的影城。

2022年元旦,回通探望母亲,母亲说带我去看旧居。我说好呀好呀,那我们顺便去文化宫电影院看场电影。母亲领着我去了濠河河畔的沈绣博物馆,我在那天才知道,原来六岁前我住的地方竟然是女红传习所的旧址,如今,更名为沈绣博物馆。它临着濠河,确实距离劳动人民文化宫很近很近,只是和我印象里的故居不太像了。

2022年5月底,罗大佑举办了首场线上演唱会,年近古稀的“老男孩”以一曲钢琴独奏《滚滚红尘》拉开序幕。我和辰安在熟悉的旋律中,相视而笑,转而我又觉得眼睛如河水一样潮湿了。时光匆匆太匆匆,我想起了文化宫电影院,想起了劳动人民文化宫,想起了逝去的父亲,想起了灯谜会,想起了“濠滨夏夜”……往事并不如烟,似水年华装在我的心里,爱和记忆是永恒的。

## 绶 草

## 檐下燕语

□李 灿

灿烂的油菜花即将谢幕的时候,一天下班从单位往回走,在宿舍附近一家工商银行分理处的屋檐下,发现了两个燕巢。一个在东侧探头跟楼板连接处,另一个在西侧探头跟楼板的连接处。起初我并没有发现,是燕子清脆的鸣叫声引起我的注意。听见声音抬头观察,不由得会心笑了,这两对燕子真会找地方。

从此每天上班或者下班经过那里,不管多匆忙,我都会抬头多看一眼。两对燕子各占据一个巢。我发现它们的时候,由一粒粒泥土垒成的燕巢已经完工。不久,每次从那里经过,都会看见两个燕巢里各有一只燕子,收了翅膀,安安静静地待在巢里。为什么不出去觅食,总是待在燕巢里呢?我的同事听了我的诉说和疑问,笑得直不起腰来,她说,人家在孵蛋!

果然,不久燕巢里发出小燕子细小的“唧唧”声。每次经过那里,都会看见一只小燕子急匆匆从远处飞来,靠近燕巢的时候,燕巢里便会露出小脑袋,张开嫩黄的小嘴,唧唧唧叫着接老燕子口中衔来的食物。我数了数燕巢中的小燕子,东边有三只,西边有四只。老燕子每一次只能满足一只小燕子的食物需求。燕巢里伸出的小脑袋都一般大,说明它们的成长几乎是同步的,并没有哪一只小燕子被忽视。我不知道老燕子是怎么做到不重复给食的。

我试着给它们拍照。我第一次驻足站在燕巢底下举起相机的时候,刚给孩子喂完食物准备飞向田野的燕子从我头上飞过,飞得那样低,翅膀上带起来的风,扇动了我的头发。我估计,它是在侦查我是否存在伤害它们的可能。在嗅不出我身上的杀气之后,才放心地飞向田野。不知是角度原因还是距离原因,抑或光线原因,我总拍不好老燕子给小燕子喂食的照片。我驻足拍摄的次数多了,老燕子也习惯了,不再从我头上飞过。

有一天下班又经过那里,我发现西边那个燕巢的老燕子往来于燕巢跟田野之间的时间,比东边那个燕巢的老燕子长一倍,甚至更久。我想也许西边燕巢的小燕子多一只,所以小燕子的爸爸妈妈要费时一些。连续观察了几次之后,我似乎明白,西边那个燕巢只有一只老燕子在为孩子们觅食。有一天下班,我驻足观察了半个多小时,确信西边那个燕巢确实只有一只老燕子。难怪那只老燕子是那么瘦小,往返于田野和燕巢的时候,看上去仿佛除了羽毛,就只剩下一张薄薄的皮包裹的飞翔的骨头;难怪那只老燕子每次飞离燕巢时鸣叫,那么轻,那么细,从轻细的鸣叫声中,让人感受到疲惫和沧桑。

还有一只老燕子哪儿去了呢?是不是跟别的燕子飞走了呢?带着这个问题,我翻阅所有能找到的资料。得到的答案是,燕子在哺育期,绝不可能背叛家庭。

那么只有一种可能,那只再也回不来的老燕子要么遇上天敌遭遇不测,要么因为疲累早夭于觅食的途中。仅存的那只老燕子早已透支了体力,正在透支着生命,然而,它并没有停止和松懈,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孩子觅食。此后,每次经过那个燕巢的时候,我不由得在心里向那只坚强的老燕子致以深深的祝福,并祈祷燕巢里的四只小家伙快快长大,展翅飞翔的时候,不要忘记那只燕子爸爸或燕子妈妈的恩情。

这是个略带伤感又很励志的小故事,我不知道该从哪一句话开始,向我的同事讲述。

药水,好让它从草丛里长出来。

类似绶草这样性状的植物,还有通泉草。也长在潮湿的荒地上。通泉草的花全开之后,像一只只飞翔的紫鹭。日本人叫它紫鹭苔。世界上有紫色的鹭吗?我不知道。有人很害怕遇到通泉草。据说它是不吉利的,往往聚集在坟头,除不干净。我不怕。它很了不起。水泥缝里都能长。一朵朵珍贵的小花开来。能不吉利到哪去。

4月9日,在一个诗人群里,有人把余秀华的微博截图吐槽。我不这么认为。

一棵被雷劈过的树,依然有繁盛的力量开辟出另一个肉体。对于她的活着,我真心疼并敬佩。设若她出身名门,肉体美好,恐怕又会是另一番评价了。比如可以想象一下,把玛丽莲·梦露的肉体按到余秀华的灵柩上去……所以他们恶心的根本不是余秀华的言论,而是她的身体。

我想起了绶草。绶草和通泉草都要开花。余秀华也要开花。这是自然和节气天赋给她们的权利,谁都不能剥夺。

疫情依然严峻。南通在解封四小时之后重新被封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,你就当疫情是一个长征好了。人有人的长征,草有草的长征。都会过去的,就当自己是红军。都是红军,各军种的红军们加油。

我希望荒地野坡以及单位的草地,都不要打